

张占民：秦俑文化传播者

■ 李 峪

他四十六年如一日和秦俑对话，让每一片陶俑残片回归原位，为每一片陶俑碎片找回历史的记忆。他通过写作和读者交流，和文物交流，也和自己的内心交流。这种日复一日的重复，日复一日的专注，凝聚成代表秦俑考古人的一种精神气质。

一个考古人的家，也是一个考古现场。

张占民退休后，蜗居在城南终南山脚下大学城的家属院中。推开门，一眼就看到整扇窗的山景和一整个阳台沐浴在日光中的植物。

墙上挂的字画，房间里堆的书籍和资料，还有佛像旁蹲守的兵马俑，它们好像都在讲述这位秦俑考古人的故事。

张占民正在撰写的新书也平放在书堆中间，是一本为纪念秦俑发掘五十年写给中小学生的秦俑科普书——《问答兵马俑——考古领队答疑录》。

他向记者介绍自己的爱人古正华女士，郑重地用了一句：“我的幕后英雄”。四十六年的考古生涯，三十六年的秦俑科普读物的写作，他身边坚定的支持者就是妻子。而且从上世纪80年代第一本书的写作开始，每一个文字都是由妻子录入电脑当中的。

颇具古风的张占民至今仍习惯手写创作，而佛像旁边的那尊跪射俑复制品，竟然和他身上的儒雅古风有点神似。古正华自我介绍时也有一种和张占民颇为默契的幽默和快乐：“我姓古，古代的古，他搞考古的，我就姓古。”

客厅的墙上悬挂着考古队老前辈吴梓林的书法，书写的浓烈的个性和真性似乎跃然纸上。一幅是“佛心傲骨”，一幅是“生当学太史，死亦大丈夫”。这是两位秦俑考古人心灵相契的对话，多少也表达了秦俑考古人的某种精神气质。

走进秦俑考古现场

张占民是兵马俑第一次正式发掘那年到考古队报到的，那是他从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的第二年，从凤翔秦公一号大墓发掘现场被调到秦俑发掘现场。

“1978年10月2日是改变我一生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和起点。那一天我和兵马俑结缘，从此几十年一直做这个，

基本上一生把最能做事的时间都献给兵马俑了。对一个考古人来说，能碰上这么一个大的考古遗址，是极为荣幸的事情。”

那天，张占民从西安乘车到临潼，背着行李抄小路直奔考古队驻地西杨村。当时一号俑坑保护大厅尚未竣工，到处堆放着钢筋、木板等建材。穿过一号坑，他沿着乡村便道找到了考古队租住的农家小院。

“我这个门外汉第二天踏进考古现场那一刻，壮观的场面震撼人心。”当时考古队小院仅有两排土瓦房，东边三间用作职工食堂，供几十号人用餐。南边三间面积也不过20平方米，考古队干部办公、住宿、开会、接待来宾都挤在这间小屋内，临时出土的重要文物也存放在抽屉里。

“著名科学家华罗庚先生就曾在这间小屋欣赏刚出土的青钢剑。”张占民回忆说，“平房内间不过8平方米，袁仲一、屈鸿钧先生一南一北蜗居其间。光线极差，即使大白天也得开日光灯，否则就别想看书写资料。队长杭德洲、程学华先生住外间，我在程先生对面支了一张木板床。寒冬的夜晚，风吹得门窗吱吱响，我时不时被冻醒。第二天晚上，程先生从箱子内取出一件老羊皮大



张占民在秦俑考古现场